

綱鑑會纂卷之十一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東漢

肅宗孝章皇帝

諱炟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帝朕明帝苛切勿事務從寬厚然寵任實憲以啓外戚

用權之漸此其所短也

丙子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鑑時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

耿恭遣征西將軍耿秉等救之楊終上疏曰聞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

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

有皇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

陽終請
罷邊兵

不以介
籛易示
裳
撥漢令
二千石
勸農桑
慎選舉
順時令
理冤獄
詔
陳寵請
改苛俗

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

繁興胡亥不韋終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

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

介鱗謂遠夷言其人與魚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

鑑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

殊異也絕也言其身首異處也

須秋案驗有司明與

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鑑**是時永平故事吏政尚嚴

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

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茲懲茲

惠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大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

先王之道蕩滌滌煩苛之法輕薄筆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

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

第五倫
務於宣

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閑之選以應上求者也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

是在於此上善之倫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每依寬厚云

本曰第五倫性峭嚴而言寬厚或者以言不顧行斥之然而矯枉者脩身之功陳善者止君之道矯枉於已而陳善於君倫亦君子矣乎

丁南湖曰

予觀陳龍收苛一疏未常不美其家法之綿延也寵有曾祖名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

依於輕至龍事肅宗亦為尚書特建此跑及事和帝為建尉議法務從寬恕可謂克孝其祖矣龍之子忠喪繼尚書而寬恕仍如父祖亦史贊曰施于子孫宜公宜卿蓋謂仁者有後也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獵賦與貧民書法

志仁民也

太后
封外戚

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旱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

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

至孝安
親為上

令節弄
孫

萬世母
后通鑑

馬廖勸
成德政

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傾舅

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常觀富貴之家

福祿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敕遭變異

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建慈母之惓惓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

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令節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按太后俾

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

趙雪航曰

於戲明德斯言誠萬世所斤之龜鑑也方之昔后封王肅

軍忠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成兄子嚴敦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

之善也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宮歷冊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廖嘗

慮美業難終上書勸成德政錯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輩十一
門兩漢外戚無一可擬者倚欬休哉
鑑太后兄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

改政移風有其水

戲言有司事實

馬耿同功異賞

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

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劍瘢吳公子光好劍客專諸輩

皆害街之故百姓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拔戰

靈王好小腰宮女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結讀曰畢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束髮也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

實太后深納之

戊寅三年馬耿同功異賞擊差大破之詔防還下恭獄免其官

發明馬防傳則防進位車騎矣同功異賞豈無其言事防有司

承望風占上亦不察而罪之耳然甚明固已不

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竇氏之女

漢書

綱已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綱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

方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武不顧命今雖已老猶

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曰長恨矣廖

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綱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十一月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

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意斷處曰章言斷處曰句言破

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事見宣帝甘露三年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

官及諸儒會白虎觀白虎觀議在孔官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

宜如石渠故事
同章帝
諸儒
會白虎
議五

經同舉
何如

今白虎通并

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以直言

經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眾直言極諫○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士補外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瀉略聞子大夫

直士當

之志矣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思遲猶發明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

出入禁

外官毋乃憂其未而失其本乎帝書于此蓋譏之耳

廉范天

經辛巳六年以廉范為蜀郡太守○鑑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

之曰廉叔度

范字

來何暮不禁火

民安作

作則故反

昔無襦今五袴

書法

中興太守

可稱者前書桂詩張莊第五倫矣於是復書廉范皆良吏也自是以至漢末裴潛張疑其廢幾焉若失祝良李固張綱獨以能平盜賊稱則所

遇之

異也

欲署不
忍下筆

綱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太子慶以無罪見廢

原於寶后之誣陷也**目**秋八月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蒼帝尊屬也帝友

愛諸王篤于親親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

色情重昔時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直駕祖送流涕而訣

綱癸未八年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以子弟皆驍著不謹**目**論馬既得罪竇

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

典司禁兵出入省闕益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銅

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防其未萌令憲永

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

鑑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沁水公主明帝女也發覺帝大怒

臣愚以言曰深憂前過時而高指鹿為馬乎久念使
人驚怖國家乘憲如振振厲風耳憲大懼皇后為敗服深謝良久不得
辭使以田還

司馬公士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

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罪惡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
知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

下車先問大姓

王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時紆為雅陽令下車先問大姓王

王名

名史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對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

言求仙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節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跼曲也路京師

肅清寶為夜至止茲亭亭長拔劍肆置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

數日貫出之貫市夜父赦也

丁南湖曰治刑之道強弱是非聽其自至而後察焉豈可執已見哉

見以張勢矣大實氏之念橫固也若馬援戒子之義方馬后保家之謙德其子孫非寶之比何乃以寶並呼耶彼吏所云閭里強豪乃繫以菜傭目之得無弱者墮片強者漏網耶孝章之論寬厚成風吾不知結之狂猛何以容於其世耶

李邑吸班超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

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塞婁

所超去拘婁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可三至之讒有

班超即會參同姓各片殺人人告其母刊不信三至而信之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書帝知超忠乃

遣李邑令詣超受節制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

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請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

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國以簡賢為務

賢以考
行為首

綱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口鑑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與舉

引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人鴻

臚羣彪上議曰去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

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

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聞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

法類無大能宜鑒齊大辨給之劉深恩將侯勃周勃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口鑑冬十月辛卯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口鑑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

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朱暉字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

朱暉
尚書僕射

天下
要

朱卿論
卷之四

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脩武帝均輸之法朱卿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卿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黃髮賢老也言卿詔書過耳等賢老之人無過言何故自繫

丘瓊山曰按均輸之法謂郡國和賦并領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為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蓋貧民無產者為人傭傭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雖鄉里之民為士大夫者亦不可行也章帝為漢七帝下之一而亦為此豈非武帝貽謀之不善哉
下南湖曰文季誦肅宗行均輸時年八十及和帝用竇憲北征力諫而憲是誠死忠皆不可考
文季年十三樂劫寇校諸毋阮力避外戚諱就之求見與張湛疎出父而死生妻子之托義貫日月是故其子胤以諱著孫璆以貞顯論者謂為善之報云

以孔儀

以孔儀為蘭臺令史○魯國孔伋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

公史

帝鄰房生象郁上書告駰傳誹謗先帝事下有司伋以書曰訟曰允言

誹謗者

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

誹謗者

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大

傳實事

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大

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

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因

年為書奏詔勿問拜傷蘭臺令史

編賜亡義鄭均殺各千斛○鑑廬江

縣名屬直隸廬州府

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

奉檄

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

候之謂伺

坐定而府檄適至

奉檄

義守安陽令

安陽縣名屬南陽彰德府

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

奉檄

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

不可測

見毛義善動顏色遂輕賤義有貪求利祿之意辭去後義母死微辟皆不至有詔召之者曰微

狂且之

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且之私乃為親屈也○**目**內兄為縣吏頗

厚

愛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

為吏坐贓終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拜議郎免歸帝

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聚攷**

元初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義即卿均東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

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忘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屐避讓比徵

辭列清操之風東州稱仁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

羊酒顯茲

書法
嘉賞善也

蔡邕

虛齋曰毛義始之嘉後之辭何也曰其辭也非矯其善也非徇不

辭於後無以驗素養之高不喜於今無以見孝思之篤唐

義之傳乎

詔書發
美劉方

乙酉二年詔戒俗吏矯飾者○鑑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

磨歲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州閭無非謂不事文采也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

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

其勉思舊令猶朕意焉

戴永嘉曰夫善人君子安靜不擾州閭無華其政剛閭若不足以快

一世其歸於仁壽之域舍斯人誰與哉善哉章帝之為君也詔三公

以俗吏矯飾外貌而厭苦之何其懇切深至若此也夷城令劉方無

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勤天子詔書褒美奸惡若此以之明示百

官雖三代之詔何以過此

綱帝東巡○皇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酺為東郡太守

帝引酺及門生掾史會苑中衛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然後脩君臣之

禮行過任城國名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八號為白衣尚書

三五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

樂大會孔氏弟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靈於卿宗有光榮

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解歸敝里此

乃崇尊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

斯言乎拜位郎中

四月還宮假于祖廟書法綱目書延四君然始皇武帝誇功德求神

綱目也唯帝則舉古典宗先聖
得失文治彬彬視三君天淵矣

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發明肅宗之治自初元以來加以國第與民禁治獄暴酷除妖惡禁
綱原賸貧民賜胎養之類為非善政可紀之實至是又詔廩

聖王莫不尊師
不尊師

孔子
闕里

早帝文
如

彬彬